

臺灣客語「怕」之情態演變

——語法化與主觀化之觀點**

葉秋杏、賴惠玲*

摘要

本研究整合語法化及主觀化的觀點分析臺灣客語心理畏懼動詞「怕」之情態演變歷程。臺灣客語「怕」除了諺語用法外，較少表達「害怕」或「擔心」之語意，絕大多數情況是用來表達說話者主觀性不確定之情態意義。本文以客語語料庫（含口語及書面語料）為本，檢視「怕」構式在實際使用中之用法分布及共現語境所呈現之句法功能及語意表徵。藉由「怕」構式語法化及詞彙化歷程之推演，本文解釋其如何由「害怕、擔心」之心理動詞演變至表「恐怕、大概、或許」之知識性情態詞，同時也解釋「驚」與「怕」、「敢」與「怕」如何在詞彙化運作下發展為情態詞「驚怕」與「敢怕」，且皆用來表達說話者對命題內容之主觀不確定性。綜言之，「怕」之情態演變的動因為語用推論而導引出之轉喻強化現象，在語言使用之溝通目的下，透過「語境誘發之重新解釋」形成了歧義現象，並進一步固定化為獨立之語意。

關鍵詞：知識性情態詞、心理動詞、語法化、主觀化、語用推論、臺灣客語

2013 年 1 月 22 日收稿，2013 年 12 月 30 日修訂完成，2014 年 2 月 19 日通過刊登。

* 作者葉秋杏係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生，賴惠玲係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

** 本文部分研究成果來自國科會研究計畫 NSC100-2410-H-004-185-MY2，文章承蒙《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查者惠賜寶貴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特此深致謝忱。文中若有任何疏漏之處，悉由作者負責。

一、前言

心理動詞是指與人類心理活動相關的動詞，為動詞的重要分類之一，關於心理動詞在句法及語意領域之熱門議題也一直受到關注，研究學者基於不同語言學理論進行探討心理動詞之論元體現、句法及語意互動等現象。關於漢語心理動詞，雖有不同層面之討論，但大致集中在句法行為及論元結構之分析（如 Chang et al. 2000; Huang et al. 2000），對於漢語方言如 Huang（2012）以構式語法觀點討論臺灣客語心理動詞之致使式，研究指出臺灣客語起事者主語類心理謂語可以由不同方式表達，可以是詞彙形式（如「嚇」），構詞形式（如「V-死」），或是句法形式（如「分+NP+V」以及已形成詞彙化之固定用法「得+人+V」）。連金發（2004）則從概念結構與句法結構探討明代閩南語方言之感受述語，認為儘管「感受者主語句」和「感受對象主語句」之句法語意屬性並非完全相同，但此二格式的次分類具有基本性和衍生性的關係，在在說明動詞之句法格式與語意屬性有著重要的互動關係。¹

上述心理動詞相關文獻大多在論元結構及句法與詞彙語意互動方面做討論。然而，心理動詞語言變異表現也很豐富，特別是運用心理動詞表達說話者的情態意義，過去的文獻對此方面的探討卻比較少。事實上，研究顯示人類經由大腦的認知意識以及心理聯想活動將外在客觀事物進行操作，而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過程可直接反映在語言結構裡。認知語言學的研究也顯示，在認知過程中，語言使用和特質因需求可能引發改變，衍生出不同的語意內涵，表現出語言的變異性（Langacker 1987, 1990; Taylor 2002; Croft & Cruse 2004; Evans & Green 2006; Ungerer & Schmid 2006）。心理動詞延伸至情態意義即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變異現象，在臺灣語言中亦可觀察得到，以下分別以臺灣華語（謝佳玲 2006: 55）、臺灣閩南語（張羣、連金發 2011: 169-170）與臺灣客語之懼怕心理動詞表達情態意義為例：

1 除了在句法語意相關方面的探討，心理動詞在語言習得領域也受到注意。Lin（2007）即以第二語言習得角度探討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與母語干擾（L1 Transfer）如何影響中介語（Interlanguage）發展，文中選用英文心理動詞及雙賓結構作為主要語料，由於兩者皆牽涉到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之變化，研究結果指出，心理動詞及雙賓結構之論元角色（theta roles）的句法位置及語意改變是由第二外語可習性（second language learnability）所造成的。

- (1) 倘若不是躲避風雪，只怕再過十年，也未必會到他家來。(《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²
- (2) 阿姐，小弟憨慢，恐驚承擔袂起維護著遮的序小人。(臺灣閩南語連續劇《後山日光照》)
- (姐，小弟我比較笨，我可能沒辦法承擔起維護這裡晚輩的重任。)
- (3) 吾母人盡細隻，怕³無一百五十公分。(《頭前溪个故事》)⁴
- (我媽媽人很小隻，大概沒有一百五十公分。)

例句(1)中的「怕」並非對於「過十年」這件事表示害怕，而是表達對後面命題的主觀態度，在語意詮釋上表「恐怕」之意。例句(2)與(3)亦同樣表達出心理動詞體現出情態語意功能。上述(1)及(3)的例子顯示，「怕」在臺灣華語及臺灣客語均有情態意義的用法，然而在臺灣華語與臺灣客語中「怕」之語言表現有所不同，「怕」在前者多半用以描述心理動詞之狀況，多半以動詞方式呈現，表「恐怕大概」之意主要由雙音副詞「恐怕」擔任；而臺灣客語中的「怕」除了可擔任心理動詞，也可觀察到情態副詞用法。然而，並非所

2 謝佳玲(2006: 55)在其文章中為闡釋認知情態詞是否具有主語取向之特性，對此例句中的主語略有添加(「倘若不是躲避風雪，(我)只怕再過十年，也未必會到他家來。」(謝佳玲 2006: 55))。

3 本文之一位審查人提出，根據一些詢問的結果，「怕」在一些客語次方言似乎極為罕見，各種用法都是以「驚」、「驚怕」或「敢怕」替代；而我們根據語料以及詢問多位母語人士，「怕」之用法很常用，我們認為有些受訪者認為以「驚怕」或「敢怕」替代「怕」是因為漢語傾向使用雙音詞，根據董秀芳(2011: 6):「在現代漢語的詞彙系統裡，雙音詞是最多的……這一事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漢語的韻律(prosody)特徵所決定的。」然而，客語使用單字詞「怕」的例句仍相當多，因此我們仍將焦點著重於「怕」字探討，「驚怕」與「敢怕」之角色則是在本文中與「怕」進行對比，針對次方言差異之比較，希冀未來可另文探究。

4 本文客語語料中的拼音和漢字主要依據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於2009年公布之臺灣客家語拼音方案、臺灣客家語推薦用字(第1批)，以及2008年公布之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試用版)。語料來源取自三部分：「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徐兆泉編纂之「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字音典」、以及「客語語料庫」(含國立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料庫，網址為<http://140.119.172.200/>，和客語書面文本，包括《客家雜誌》、《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1-7》、《臺灣桃園客家方言》、《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1-3》、《頭前溪个故事》、《客家諺語拾穗》等書籍)，語料庫的語料是由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教師及助理共同蒐集轉錄，作者感謝參與人員協助提供資料。

有客語之心理懼怕動詞皆有發展至情態詞之現象，客語的懼怕動詞包含「驚、畏、怕」等等，試比較以下各例：

- (4) 屋下人盡驚阿爸發開。(《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家裡人很怕爸爸發脾氣。)
- (5) 係畏苦，毋去打拚，就毋會有成功个日仔。(《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要是怕吃苦，不去努力奮鬥，就不會有成功的日子。)
- (6) 毋怕，這件事情佢會處理，請大家毋使愁。(《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不要緊，這件事情我會處理，請大家不必擔心。)
- (7) 這兩種鳥仔，怕無一定係「害鳥」。(《頭前溪个故事》)
 (這兩種鳥，大概不一定是害鳥。)

在臺灣客語懼怕類動詞中，只有「怕」可觀察到情態副詞用法，因此，本文首先將介紹臺灣客語「怕」之用法，試圖耙梳「怕」在臺灣客語中之句法表現與語意表徵，其次對於臺灣客語「怕」之心理動詞及情態詞用法與分布進行描述和分析。從動詞到情態詞的演變，牽涉「語法化」之機制，而在此過程中，隨著「怕」之動詞義逐漸削弱，主觀性也就逐漸增強，「怕」之詞性也就由動詞轉變為情態副詞。因此，本文將探索語法化與主觀化如何運作，並展示在語用推論而導引出的轉喻強化現象之下，臺灣客語「怕」之語言表現如何從表「害怕、擔心」語意延伸至「恐怕、大概」之情態意義。本文也考察臺灣客語語料庫，提供動詞與情態詞「怕」之使用頻率，以佐證「怕」的語言使用現象。此外，本文也將藉由語料庫一探各個語言中單詞、搭配、語法、語意、語用等各層次之共性與殊性，期能將「怕」之動詞用法及情態用法在句法結構與語意內涵方面之轉變進行探討，並運用情態理論進行分析。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除前言外，第二節回顧過去探討與「怕」相關之文獻，第三節簡介語法化與詞彙化機制及相關特徵，第四節討論臺灣客語心理動詞及情態詞「怕」之句法結構與語意內涵，並探討「驚怕」、「敢怕」之共性與差異，以及語法化與詞彙化現象。第五節為結語與餘論，基於語料庫為

本之研究，⁵ 提供量化數據，提出未來研究議題。

二、臺灣語言之情態研究

以往對於臺灣語言情態詞的研究，在臺灣華語方面以湯廷池（2000）以及湯廷池、湯志真（1997）為代表，後者在文中將華語情態動詞分為認知類及義務類，其中義務類依其義務來源為說話者或主語再進行次類劃分。曹逢甫（1993）則是以臺灣閩南語為語料，提出情態三分法：認知情態、義務情態以及動力情態。臺灣客語中，羅肇錦（1988）在《客語語法》書中提及十三個助動詞：「做得」、「會」、「愛」、「想」、「甘願」、「准」、「應當」、「毋使」、「敢」、「驚」、「好」、「莫」以及「肯」，但未進一步分析討論這些詞的句法及語意。遵循曹逢甫（1993）之情態三分法，鄭榮（2003）比較臺灣華語、臺灣閩南語及臺灣客語三方言情態體系及情態詞的歷史演變。然而，無論是臺灣華語、臺灣閩南語或臺灣客語，對於心理動詞之情態演變很少著墨，對「怕」相關構式的句法語意行為表現之獨特性也並未觸及。

謝佳玲（2006）運用西方理論架構，並使用「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之語料為佐證，對於臺灣華語情態詞：包含動詞與情態詞之分類提出分析，並將臺灣華語情態詞分為主要四類：認知、義務、動力與評價。此四類型又蘊含著不同語意特質，因此可進而劃分出各自的子分類。認知情態可細分為判斷系統和證據系統；義務情態包括指令系統以及保證系統；動力情態則可分為潛力系統和意願系統；評價情態則包含預料系統以及心願系統，在各類情態詞中，也依據態度或觀點的來源不同，更細分為主語取向與

5 關於語料類型，張伯江（2009）指出，「語體」之區別在語言學研究中是不容忽視的。陶紅印（1999）也指出，語體區分之分類模式已不僅於「書面—口語」之二分對立。陶紅印（1999）並介紹功能語法學者對於語法分類可由以下幾種角度著手探究：傳媒（medium）和表達方式（mode）；有準備的（planned）和無準備的（unplanned）；正式（formal）與非正式（informal）等等。本文語料來源「客語語料庫」兼顧書面語體及口語語體，前者包含故事、劇本、評論、詩歌、慣用語、謎語等，後者囊括日常會話、訪談、新聞討論、Call-in 電視節目（以上為對話方式）、演講、說故事、口述歷史、新聞稿件（以上為獨白方式）等等，目前更增加客語經史典籍語料之處理，以期增加語料庫之語料完整度。本文希冀未來可依據語體差異，對於語料特徵有更多層面之探究。

非主語取向。「怕」即歸入主語取向的認知情態中判斷系統的猜測用法（例(8)），而與「怕」相關之「恐怕」亦屬於認知情態中判斷系統的猜測用法，並兼具有主語取向（例(9)）與非主語取向（作者原文無提供例句⁶）之語料：

(8) 倘若不是躲避風雪，（我）只怕再過十年，也未必會到他家來。（謝佳玲 2006: 55）

(9) 周公恐怕⁷有人叛變，就替成王攝政。（謝佳玲 2006: 55）

謝佳玲（2006）採用西方語言的分類框架，以共時角度為華語情態詞做出語意界定，然而，臺灣客語的「怕」字之句法功能與語意內涵在實質上與臺灣華語的用法確有出入。此分類框架應用在客語時之適切度與否，尚須更多的語言事實進行佐證。⁸

6 謝佳玲（2006）在文章中提供的是在臺灣華語中與「恐怕」相似之「恐」的相關例句：
(10)我國碗豆外銷日本地位恐被大陸取代。（謝佳玲 2006: 55）

7 然而，(9)中的「恐怕」分析為「認知情態中判斷系統的猜測用法」可能不夠妥善，本文認為，應將「恐」分析為知識性情態表猜測義，「怕」則為表害怕、擔憂之動詞。

8 香港學者張敏（2008）也針對漢語「怕」字詞彙進行歷時考察。在語法化的運作之下，「怕」經歷了兩條虛化路徑。第一條路徑是從心理動詞到揣測動詞，語意轉變為：害怕→害怕而擔心→估計並擔心→純粹揣測估計。此虛化現象為實詞語意完全消失，只呈現出語法功能虛詞。第二條路徑則是從實詞到較虛的實詞，語意轉變為：害怕→禁受不住→（不）要緊→需要，雖然仍是實詞，但語意已呈現抽象化、泛化、弱化之現象。然而，第二條路徑之「（不）要緊」、「需要」語意似乎有些牽強。張敏（2008）提供的相關例句如下：

(11)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水滸傳》第 2 回）

(12)祖師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西遊記》第 2 回）

就認知觀點而言，例(11)仍可基於「怕」之原始語意「害怕、擔心」而衍生出，而例(12)中「只怕有心人」的「怕」字解釋成「需要」似乎也有些牽強。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此句表達的語意內涵為「只要有志向，有毅力，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有心人」指的是「懷有某種意念，心思細密的人」或是「有志向、志氣的人」。因此，本句應為「世上無難事，（難事）只怕有心人（把它解決完成）」，在句法表現中，隱而未現的主語應為「難事」，此子句詮釋為「難事也禁不住有心人之克服完成」。因此，解釋為「需要」之語意可能不妥。此外，經推理分析臺灣客語「怕」之相關語料發現，此二虛化路徑實則可簡化為一條。完整路徑及細節將藉由以下語料分析來闡釋。張敏之分析雖與本文不盡相同，然其討論提供了本文探索臺灣客語之「怕」用法的分析基礎。

再以臺灣華語為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中，臺灣華語「怕」之動詞釋義有二者。一為恐懼、害怕，如「他表弟很怕老虎」；二為擔心、疑慮，如「我怕妳累壞了」。然而，副詞釋義之舉例皆為非現代用法，如：

(13) a. 可能、或許、大概。

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他對人自說二十一歲。（《儒林外史》第26回）

b. 豈、難道。表反問。

我怕不要周全？只是關著財利上事，連夫妻兩個，心肝不託著五臟的。（《初刻拍案驚奇》卷38）

c. 如果、倘若。

梅香，怕有賞春佳客來買酒，你與我安排了酒器，整頓則個。（《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小孫屠〉第3出）

(13a) 中之「怕」表「可能、或許、大概」之用法，在現代臺灣華語並無發現，而是由「恐怕」所取代，如：

(14) 至今尚未加薪的上班族，今年恐怕加薪無望。

「恐怕」原本是由「恐」與「怕」兩個同義動詞所組成。經過詞彙化，重新分析為一情態副詞，表達出知識性情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中，「恐怕」可表畏懼擔心(15a) 或可能、大概(15b)。然而，(15a)之用法在現代用法中也逐漸消逝：

(15) a. 畏懼擔心。

地保恐怕擔錯，立刻進城稟報。（《文明小史》第2回）

b. 可能、大概。

師父是個愛乾淨的，恐怕嫌我。（《西遊記》第31回）

由上述例句可得知，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之「怕」有情態意義，然而發展到現代時，臺灣華語之「怕」已逐漸喪失情態副詞的用法，而是使用「恐怕」、「大概」等詞彙化複合詞來表達情態意義；換句話說，在臺灣華語使用中，「怕」為一心理動詞表達畏懼或擔心之意，而知識性情態副詞則由「恐怕」來擔任，呈現兩者各自分工之現象；相較於現代臺灣華語「怕」之使用限制

於動詞用法，臺灣客語「怕」本身除了有動詞用法，亦有情態副詞用法可表達可能、大概等語意。在臺灣客語中，「怕」動詞與情態詞之頻率，亦有差異。除了常見的否定句式「毋怕」之外，「怕」表「害怕」之語意多半只使用在俗語、諺語中，而情態副詞用法不但在客語中發展，且成為「怕」字之最主要用法，在絕大多數情況是被用來表達說話者主觀性判斷之不確定的情態意義。

與臺灣客語相同，臺灣閩南語中目前尚無「怕」字研究，然而張羣、連金發（2011）曾討論臺灣閩南語中同為懼怕心理動詞之「驚」及其句式。作者依循 Jackendoff（1990）與湯廷池（2002），將「驚」字相關句式分為程度結構、啓始結構以及致使結構三類。依據此三類結構，作者基於詞彙語意和構式語法理論，試圖從三個層面：動詞屬性、構式和階層結構來探討「驚」及其句式。此外也討論五個議題：動詞的論元體現、動詞與程度副詞的搭配相容性、動詞與體貌（aspect）或動相標記（phase）之間的選擇搭配、動詞「驚」之程度結構，以及其語法化現象。「驚」在語法化運作機制下，衍生出說話者表達其對命題主觀判斷之情態詞用法：「驚」或「恐驚」。臺灣閩南語「驚」的討論對本文探究對象有所啓示，我們會於第四節進行探討。以下介紹相關的理論背景。

三、理論背景

除了共時的語言現象之外，語言的使用常常與歷時的改變息息相關，臺灣客語「怕」由心理動詞演變至情態詞的過程中即可觀察到語法化與詞彙化的情形。兩者屬語言變化的普遍現象，各有其特點。首先，典型的語法化主要是指語言中實詞虛化為語法功能成分標記的過程，或是語法成分變成更加虛化的語法成分。Traugott（1995, 2005）認為這種語言演變過程，可以是歷時性也可以是共時性。Bybee et al.（1994）對於語法化的詮釋則為，語法化是指詞彙語素（lexical morphemes）逐漸發展成為功能語素（grammatical morphemes），或者是詞彙語素結合另一個詞彙或功能語素後，發展為功能語素的一種過程。舉例來說，英文的 be going to 即是由原先表達移動動詞的句法及語意而發展成表示時態的助詞語法功能。Hopper（1991: 22）則提出語法化過程的五項準則，分別為：並存（layering）、分化（divergence）、擇一

(specialization)、滯留(persistence)、降類(de-categorization)。Traugott (2010)更進一步指出，對於語法化的研究有著兩種論點，第一種是學界中較傳統的看法，將語法化視為縮減現象(Grammaticalization as Reduction，如 Lehmann 1995; Bybee et al. 1994; Haspelmath 2004)。這派學者主要著重於型態句法學上的探討，對於意義的探討相對較少。Bybee et al. (1991: 33) 也提出以下假設：一個語法詞融合(fusion)的程度與其時期長度(age)有關。當這個語法詞融合程度越高，此語法詞的形式即越短，它的存在時期也就越久。這派學者通常將語法化視為一個過程，由實詞性成分發展為虛詞性成分，或是由虛詞性成分發展為語法性更強的虛詞性成分。然而，此種論點只探討語法現象，卻忽略語意或語境因素作用，因此有學者不認同這種看法，並提出對於語法化的第二種論點：將語法化視為擴展現象(Grammaticalization as Expansion，如 Tabor and Traugott 1998; Himmelmann 2004)。即語法化隨著一種意義內容弱化，另一種意義常會因運說話者之主觀視角而出現，主觀化是指在語言使用中，為表達出主觀性而在語意句法上所採用的形式或是演變而出的過程，而在主觀化的影響下，語意可產生變化。Traugott (1995) 力圖從歷時角度，提出主觀化與語法化相同之處在於皆為一種漸變的過程，並有語意及語用因素之運作，語法化中的主觀化可表現於以下幾個方面：

- | | |
|------------------------------------|------------------------------|
| a. 命題功能 (propositional function) | → 言談功能 (discourse function) |
| b. 客觀意義 (objective meaning) | → 主觀意義 (subjective meaning) |
| c. 非知識性情態 (non-epistemic modality) | → 知識性情態 (epistemic modality) |
| d. 非句法主語 (non-syntactic subject) | → 句法主語 (syntactic subject) |
| e. 句法主語 (syntactic subject) | → 言者主語 (speaking subject) |
| f. 自由形式 (full, free form) | → 附著形式 (bonded form) |

因此，Traugott 強調主觀化是伴隨語法化的一個重要機制，指的是「意義傾向變得越來越存在於說話者對於命題內容的主觀信念與態度中」(Meanings tend to become increasingly situated in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belief state or attitude toward the proposition) (Traugott 1989: 31)。因此，在主觀意義增加之下，客觀意義則相對減少。語言中的非語法成分逐步演變為表達主觀性的語法成分，即為語法化中的主觀化現象。Traugott (1995) 更指出，

主觀化與語法化皆屬於漸變的過程。在言談語境中，聽話者會根據上下文獲取或詮釋說話者想表達的內容，因此可觸發聽話者的語用推論（pragmatic inference）產生運作。然而，當上下文出現歧義，語境即會誘發聽話者進行語境上的重新解釋（context-induced reinterpretation）。Evans and Wilkins（2000）將這類情境稱之為「過渡語境」（bridging contexts），Traugott（2011）也引用 Enfield（2003）提出的圖示來傳達「過渡語境」的概念：

表一 語意改變階段（摘錄自 Enfield 2003: 29）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形式	<i>f</i>	<i>f</i>	<i>f</i>	<i>f</i>
意義	'p'	'p' (+> 'q')	'p', 'q'	'q'

在第一階段中，形式 *f* 表達的意義是 'p'。在第二階段中，'q' 在此語境下被暗指或推斷而出，到了第三階段甚至與 'p' 在功能上相同。到了第四階段，原本的語意 'p' 甚至被取代。因此，語用及語意詮釋的差異在「過渡語境」的作用下被模糊，導致新的語意 'q' 產生，原本的語意 'p' 則或為持續（persist），或為消失（disappear）（Traugott 2011: 2）。

此外，此種過渡語境造成之語意上的歧義極有可能造成結構上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Hopper and Traugott（2003）即以英文的 back of the barn 來說明此種演變現象，其由原本為一包含中心名詞和依附名詞的構式：[[back] of the barn]（穀倉的〔背後〕），重新分析為包含（複合）介詞和中心名詞的構式：[back of [the barn]]（在〔穀倉〕之後）。

語法化的發生經常會伴隨詞彙化且兩者互相影響。Briton and Traugott（2005）認為語法化與詞彙化有異同之處，並提出語法化與詞彙化相同之六項特質：(a)漸次性（gradualness）；(b)單向性（unidirectionality）；(c)融合（fusion）；(d)聚結（coalescence）；(e)去理據性（demotivation）；(f)隱喻化／轉喻化（metaphorization / metonymization）。相異之六項特質，即只屬於語法化現象的特徵則為：(g)降類（decategorization）；(h)淡化（bleaching）；(i)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j)能產性（productivity）；(k)頻率（frequency）；(l)

類型普遍性 (typological generality)。⁹ 臺灣客語「怕」不但經歷了語法化，由實詞用法發展為情態詞用法，也歷經了詞彙化，出現了如「敢怕」或「驚怕」等詞彙化複合詞，語法化與詞彙化皆有展現，因此本文將運用語法化與詞彙化架構，並根據 Brinton and Traugott 所提出之特徵用以檢視「怕」之語料，探討臺灣客語「怕」字之情態演變現象且提出詮釋與分析。

四、臺灣客語「怕」之情態演變

(一) 臺灣客語「怕」之語法化現象

臺灣客語「怕」根據句法表徵不同，可觀察到兩個構式。第一個為「經驗者主語構式 (The Experiencer-Subject Construction)」，第二個則為「知識性情態構式 (Epistemic Modal Construction)」。⁹ 以下將分別介紹兩個構式中的句法表現以及語意方面的過渡現象。

1. 經驗者主語構式 [NP + [怕 + NP/VP/CP]]

心理動詞中的兩個論元之語意角色分別扮演經驗者 (experiencer) 以及刺激物 (stimulus)。然而，因心理動詞之語意不同，主語與賓語所扮演之語意角色也會有位置上的調整，試見以下二例比較：

- (16) a. 佢當驚阿伯。
 (他非常怕伯父。)
 b. 佢愛去嚇阿伯。
 (他要去嚇伯父。)

在(16a)中，「佢」為經驗者，「阿伯」為刺激物；而在(16b)中則剛好相反，「佢」扮演刺激物角色，「阿伯」則是扮演被嚇之經驗者角色。因此，心理動詞之動詞語意及其論元表現一直是句法與語意互動研究的重要議題。而心理動詞「怕」即屬(a)類，兩個論元分別由經驗者與刺激物所擔任，相關例句如下：

- (17) 佢去新竹營盤，縣堂愛打開東門城迎接，並鳴鼓三通。城內官員，

9 關於 12 項特徵的細部介紹，請參閱 Brinton and Traugott (2005: 104-110)。

全部怕[佢]_{NP}。(《客家雜誌第 171 期：東城檔案——二、春夢》)
 (他去新竹營盤，縣長要打開東門城迎接，並鳴鼓三通。城內官員，全部怕他。)

- (18) 人怕[咒]_{NP}，鬼驚斷。(《客家雜誌第 170 期：東城檔案》)
 (人怕(他人)詛咒，鬼怕(閻王)決斷。)

例句(17)與(18)中的語意為主語對於賓語產生恐懼之感受，因此「怕」表「害怕」之意，不可詮釋為「擔心」。此二例的「怕」和「驚」可互文見義。當「怕」或「驚」表達「害怕」之意時，為一及物動詞用法，帶有兩個論元，一為經驗者主語，一為刺激物賓語。

「怕」之賓語除了可以是名詞組之外，也可以後接補語子句：

- (19) 中國人怕[外國人來侵略]_{CP}，就在北片地方築造一個萬里長城。
 (《臺灣桃園客家方言》)

(中國人害怕外國人來侵略，就在北邊地方築造一個萬里長城。)

- (20) 僱還怕[佢毋係自家个子孫，係妖怪]_{CP}呢！(《客家雜誌第 174 期：文化傳真——有心教客，卻力不從心嗎？小小說〈少年鸚哥个故事〉唱給你聽(二)》)

(我還怕他不是自家的子孫，是妖怪呢！)

例句(19)和(20)的「怕」可以有二解，可詮釋為「害怕」，也可詮釋為「擔心」。因此本文認為，此屬於「過渡語境」：A~B，因此賓語可以為補語子句，也可以是詞組(如下面二例)：

- (21) 男驚投錯行，女怕[嫁錯郎]_{VP}。(《客家諺語拾穗》)

(男人擔心入錯行，女人擔心嫁錯老公。)

- (22) 人怕三見面，樹怕[彈墨線]_{VP}。(《客家雜誌第 124 期：臺灣常用客家俗語(十)》)

(人和人見三次面後就會發現對方的缺點，樹木儘管看起來很直，在使用墨線測量過後也是和標準直度有所差距。)

此外，在例(22)中，又因為主語為「人」與「非人」而有語意上的差異。在前句「人怕三見面」中的「怕」表示「害怕而擔心」，而在後句「樹怕彈墨線」中，由於主語「樹」為「非人」，不可能產生害怕而擔心之心理感受，因

此這裡的「怕」語意有「禁不住」之意(張敏 2008)。¹⁰ 此外,如前所述,「怕」之論元語意角色為「經驗者」與「刺激物」。此二語意角色分別投射在主語與賓語之位置。其他相關的例子如下:

- (23) 禾怕寒露風,人怕老年窮。(《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稻穀怕寒露風,人怕老年後貧窮。)
- (24) 人怕傷心,樹怕剝皮。(《客家雜誌第 124 期:臺灣常用客家俗語(十)》)
 (人怕傷心,樹怕剝皮。)
- (25) 毋驚青龍高萬丈,只怕白虎回頭望。(《客家雜誌第 170 期:東城檔案》)
 (不怕青龍高萬丈,只怕白虎回頭望。)

在以上例句中,「怕」皆為動詞,依據主語的有生性特質,「怕」的語意也有些微不同。在(23)中的第二個子句中主語為「人」,具有有生性,因此「怕」之語意為害怕、擔心;而(23)中的第一個子句中主語為「禾」,不具有有生性,但藉由隱喻延伸即可將「禾」比喻為「人」。此外,這三個例句皆為俚語及諺語用法,由於在臺灣客語中多使用「驚」表達害怕擔心之意,「怕」表達懼怕之語意內涵相較之下使用頻率較低。

最後則是 B 階段,表「擔心」的用法:

- (26) 大家怕你个叫聲會分飛行機聽到。(《頭前溪个故事》)
 (大家擔心你的叫聲會被飛機聽到。)
- (27) 阿八呢盡賢孝,怕阿姆愁,毋敢講正經。(《臺灣桃園客家方言》)
 (阿八非常孝順,擔心媽媽憂愁,不敢講實話。)

例句(26)中,經驗者主語是「大家」,賓語則為一子句「你个叫聲會分飛

10 張敏(2008)提出的「禁不住」之語意,本文認為是與感受者主語是否具有有生性(±animate)有關。當主語為人時,心理動詞「怕」表「害怕而擔心」之意,而當主語為非人時,心理動詞語意即歷經隱喻延伸(metaphorical extension)而可詮釋為「禁不住」,因此在語境誘發之下,例(22)將原本只用於描述人類情感之心理動詞語意附加在非人之植物「樹」之上,在認知方面相當自然,因此不須設定第二條路徑,更加佐證張敏(2008)提出的兩條虛化路徑實則可簡化為一條。

行機聽到」，例句(27)中，賓語也同樣為一子句「阿姆愁」。當臺灣客語「怕」做動詞使用之語意若為「擔心」，後面不可接名詞詞組賓語（也就是說，雖然臺灣客語「怕」的動詞用法有「擔心」之語意，但其句法行為表現和「擔心」不一致）：

(28) 學校个先生當嚴格喔，大家當怕先生。¹¹

（學校的老師非常嚴格喔，大家非常害怕先生。）

（*學校的老師非常嚴格喔，大家非常擔心先生。）

因此，動詞「怕」的發展過程為 A：「害怕」→A~B：「害怕 且 / 或 擔心」→B：「擔心」。表「害怕」的句子，賓語為一名詞組；表「害怕 且 / 或 擔心」的句子，賓語可為一名詞組，也可為一子句；而發展到表「擔心」的 B 階段時，賓語則只限定為子句，不可為名詞組。我們認為此種語意轉換以及與其相關的語法限制，即提供了過渡語境以利後續之情態用法的發展。

除了俚語及諺語用法外，現代臺灣客語語料庫之資料顯示「怕」多半用於表達「不要害怕」的否定祈使句式「毋怕」中，此否定祈使句式在臺灣客語中仍大量使用，請見以下例子(29)至(34)：

(29) 阿姊講：「無愛啦！阿姆講做毋得。」老弟就講：「毋怕啦！毋怕啦！

姨婆你驚麼个？」（《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2》）

（姊姊說：「不要啦！媽媽說不可以。」弟弟就說：「不用怕啦！不用怕啦！姨婆你有什麼好怕的？」）

(30) 毋怕啦，來去啦！（《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4》）

（不用怕啦，去啦！）

(31) 毋怕，毋怕，天光日換你我去回話。（《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1》）

（不用怕，不用怕，明天換我去回話。）

(32) 毋怕啊！你做你講，有麼个事情？（《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2》）

（不用怕啊！你盡量說，有什麼事情？）

(33) 毋怕啦，一下轉，你做你去啦！（《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7》）

（不用擔心啦，一下就回來了，你儘管去啦！）

11 例句(28)為作者透過內省法所造。

- (34) 毋怕啦，佢無阿爸無阿母，又無舖娘無子女，就佢自家一儕人定定，死忒就算了，無相干啦。(《苗栗縣客語故事集1》)

(不用擔心啦，我沒有父母，也沒有妻子兒女，就我自己一個人而已，死掉就算了，沒關係啦。)

例句(29)中之「怕」表「害怕」之意，(30)、(31)與(32)中表達「害怕 且 / 或 擔心」，而在例句(33)及(34)中則為「擔心」之意。因此，句法上為否定祈使形式的「毋怕」，雖然在形式上沒有情態詞的顯現，但在語意上仍表達出情態意義：「不用怕」以及「不用擔心」之意。換句話說，否定祈使形式的「毋怕」帶有表情態之「不必」、「不需」，表達出否定可能性之形式語意內涵。此外，也有帶有情態詞之「毋使怕¹²」句式：

- (35) 毋使驚，毋使怕，大家來看海浪花。(《客家雜誌第 70 期：詩、歌八家〈大海講麼〉》)

(不用怕，不用怕，大家來看海浪花。)

- (36) 阿爸阿母毋使愁，舖娘子女毋使怕。(《客家雜誌第 175 期：萬古流芳在人間——第六章化作火焰蟲轉來看大家》)

(爸爸媽媽不用愁，妻子兒女不用怕。)

「毋使」在臺灣客語中為情態詞，表「不用、不必」，因此「毋使怕」即為情態詞「毋使」加上心理動詞「怕」，表「不用怕」之意。觀察以上例句可以發現，從(29)到(36)八個例句都屬於否定祈使句式，且後面都沒有接任何語言成分。相較之下，一樣可表「害怕」及「擔心」之「驚」則沒有否定祈使句式「毋驚」的用法。若要表達情態意義：「不用怕」、「不用擔心」以及「沒關係」之意，則一定要顯現情態詞如「毋使驚」：

- (37) 等一下就會看到阿爸，佢人蓋好，你毋使驚。(《客家雜誌第 211

12 「毋使」為否定形式，其情態邏輯語意為「不必然 (not necessity, 以符號 $\neg p$ 表示)」，等同漢語之「不用」或「不必」的意思（情態邏輯研究方面，可追溯到 Aristotle 所提出的「亞里士多德四方形」(Aristotelian Square)。在此理論架構中，p 代表命題 (proposition)，藉由否定算子 (以符號 \neg 表示) 建立起可能性 (以符號 \diamond 表示) 與必然性 (以符號 \square 表示) 之相互關係。相關探討詳見 De Haan (2006))。關於「毋使」及其相關詞彙的邏輯語意介紹，請參閱 Yeh and Lai (2011)。

期：命（上）》）

（等一下就會看到（我）爸爸，他人非常好，你不用怕。）

(38) 毋使驚，厝拉你爬起来。（《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1》）

（不用怕 / 不用擔心，我拉你爬起來。）

(39) 無要緊，後生人運勢當紅，毋使驚。（《客家雜誌第 211 期：二哥厝想念你》）

（不要緊，年輕人運勢很紅，不用擔心。）

其中也收集到一語料為「驚」與「怕」共現之例子，在後句「就驚怕麻煩」中，佔據主要謂語位置的即為「驚」，「怕」則是屬於子句短語「怕麻煩」中的成分：

(40) 毋怕萬事難，就驚怕麻煩。（《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不怕萬事難，就怕（你）怕麻煩。）

因此，「毋怕」在客語中如同熟語一樣產生固化（fossilization）現象多用於諺語中，即使是一般用法，也只觀察到否定祈使句式，因此在語意方面則帶有非典型的熟語（idiomatic）特徵。

簡言之，「怕」表心理動詞「害怕」或「擔心」之語意，大多是使用在俚語及諺語用法或是否定祈使句式「毋怕」之用法，除此之外，表「害怕」及「擔心」語意幾乎由心理動詞「驚」來擔任，與心理動詞「驚」用法相比之下，心理動詞「怕」的使用頻率較低。在此情況下，「怕」衍生出情態用法為「驚」所沒有的：

(41) 厥老公怕分辭頭路。¹³

（a. 她的老公擔心被開除。）

（b. 她的老公恐怕被開除了。）

例句(41)可解釋為「她的老公擔心被開除」，在此解釋下，主語為「厥老公」，賓語為子句「（厥老公）分辭頭路」，因此屬於本文研究之 B 階段。然而，例句(41)可另解釋為「她的老公恐怕被開除了」，因此「怕」不再是心理

13 例句(41)為作者透過內省法所造。

動詞，而是屬於情態詞表「恐怕、大概」之意，因此我們舉此例來作為動詞發展至情態詞之過渡階段例句：

表二 臺灣客語「怕」發展階段（目前分析版本）

詞性	動詞			情態詞
階段	A	A~B	B	B~C
語意	害怕	害怕 且 / 或 擔心	擔心	擔心 且 / 或 猜測

在下一小節，我們將詳細介紹臺灣客語「怕」之情態用法。

2. 知識性情態構式 [怕+CP]

臺灣客語語料顯示，「怕」之情態詞用法使用相當頻繁，試比較下面二例：

(42) 人怕咒，鬼驚斷。（《客家雜誌第 170 期：東城檔案》）

（人怕（他人）詛咒，鬼怕（閻王）決斷。）

(43) 這擺你怕保佢毋得囉……。（《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2》）

（這次你恐怕保不了我囉……。）

例句(42)中的「怕」為心理動詞用法，「怕」為句中的主要謂語，「經驗者」與「刺激物」投射在主語「人」與賓語「咒」之位置，構式為[NP+ [怕+NP/VP/CP]]，此處主語為句法主語。例子(43)句中的主要謂語為「保」，「怕」則是擔任情態詞的角色，「經驗者」與「刺激物」則是投射在說話者與命題之位置，構式為[怕+CP]，說話者在劇中隱而不顯，因此為言者主語。相較於心理動詞用法，「怕」擔任情態副詞的例句相當豐富，因此類型為一具能產度之構式，如以下例子(44)至(48)：

(44) 吾賴仔今晡日怕愛來打佢囉！（《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2》）

（我兒子今天恐怕要來打我囉！）

(45) 佢看怕係頭腦毋好啦。（《客家雜誌第 174 期：文化傳真——有心教客，卻力不從心嗎？小小說〈少年鸚哥个故事〉唱給你聽（二）》）

（我看大概是頭腦不好啦。）

(46) 鼠仔今晡日怕係行著衰運……。（《客家雜誌第 168 期：客臺語專刊——《細老鼠發夢，夢著老鼠妹》）

（老鼠今天大概是走衰運……。）

(47) 佢个兩隻腳，怕有十公分長。(《頭前溪个故事》)

(他的兩隻腳，大概有十公分長。)

(48) 你我兩人，怕有十年無見面囉！(《客家雜誌第 171 期：東城檔案——二、春夢》)

(你我兩人，大概有十年沒見面囉！)

首先，在(44)中的句法主語為「吾賴仔」，而言者主語則為「佢」。句中的情態詞為修飾整個子句，因此可前移為「怕吾賴仔今晡日愛來打佢囉！」。一方面，說話者「佢」對於此命題內容之信息度提出猜測，因此使用情態詞「怕」來表達出說話者的推斷；而另一方面，在此句中「佢」恰好又是句中子句的承受者(undergoer)，即承受句中主語執行的動作行為，因此「佢」身為說話者對於此命題之發生表達出擔心之意，而如我們先前所介紹，臺灣客語「怕」做動詞使用之語意若為「擔心」，賓語只能為表達命題之子句，此結構正好符合「怕」做為情態詞時對其賓語為子句之語法要求，故此語境提供了聽話者藉由提及的事物所引發之會話隱涵(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推斷出結論。因此「怕」在(44)中的語意為「恐怕」，其內涵兼具「擔心」且/或「揣測」之意。例子(45)至(48)則單純表達「揣測」而無「擔心」語意之情態詞用法。以(47)為例，主語「佢个兩隻腳」並非經驗者，「怕」表「揣測」義時經驗者為隱含的說話者，說話者對於句中的命題內容「佢个兩隻腳有十公分長」之可信度抱持揣測態度。也就是說，因為說話者對於命題內容之揣測性或不肯定性，說話者根據其本身之經驗選用情態詞「怕」表達出其認知情態中的不確定性。

此外，知識性情態「怕」的句法位置相當自由，可置於主要子句句首(如例(49))，主要子句的主語之後(如例(50))，甚至是主要子句句末(如例(51))：

(49) [怕 + [S]]

A：「阿姆！佢个米糝粿做麼旨熟？」(《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3》)

(媽媽！我們的麻糬怎麼還沒熟？)

B：「啊！怕較多敢係啦！」

(啊！大概是比較多啦！)

(50) [(S) + V + [S+怕+VP]]

相信佢也怕毋知當年佢个孫仔摻孫女險險分胃散徧死个事情。(《客家雜誌第 205 期：胃散个回憶(海陸)》)

(相信他大概也不知道當年他的孫子和孫女差點被胃散嗆死的事情。)

(51) [(NP) + V + 怕]

枵怕，頭暈暈。(《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字音典》)

((我)大概是餓了，(我)頭暈暈的。)

此種句法自由度在英文中也可觀察到，Hoye 即針對 possibly 提出相關例句 (Hoye 1997: 176)：

(52) a. Possibly, I cannot stay in a hospital in Moscow.

b. I possibly cannot stay in a hospital in Moscow.

c. I can possibly not stay in a hospital in Moscow.

d. I cannot stay in a hospital in Moscow, possibly.

Hoye 指出，possibly 的句法功能可區分為兩種。第一類為 S-adverb，即子句副詞，在語意方面表達出作者對於命題子句的評價；而第二類則為 VP-adverb，及動詞詞組副詞，其功能是在情態範疇中加強句中之情態詞。¹⁴ 英文例句中的(52a)與(52d)以及客語例句中的(49)與(51)即屬於 S-adverb，而英文例句(52b)與(52c)與客語例句(50)則屬於 VP-adverb。此外，針對漢語情態副詞之探討，湯廷池 (2000) 也提出大多數的情態副詞除了可出現在句首，也可出現在主語與謂語間，及句中的位置。陸儉明 (1993: 53-54) 也指出，有些情態副詞 (如「大概」、「到底」、「反正」、「恐怕」、「幸好」、「簡直」等等) 也可以出現在句尾，在這些情態副詞前面會出現逗點標記或是音調降調，而這種現象多見於口語語料，顯示此為一種「補充敘述」(after-thought) 的

14 原文如下：“Semantically, the S-adverb expresses the speaker’s comment on the content of the complete utterance and can be seen to modify the sentence as a whole, rendering it a more tentative declaration of the speaker’s assessment than its omission would have otherwise allowed. The VP-adverb serves to reinforce or intensify the negated modal, where its scope of modification lies. (Hoye 1997: 176)”

用法（陸儉明 1993: 51）。

再以下面三句爲例，更可說明知識性情態「怕」之句法位置自由度，「怕」可修飾整個子句（如例(53)），可修飾時間副詞（如例(54)），以及修飾動詞組（如例(55)）：

- (53) 怕吾賴仔今晡日愛來打佢囉！
 （恐怕我兒子今天要來打我囉！）
- (54) 吾賴仔怕今晡日愛來打佢囉！
 （我兒子恐怕今天要來打我囉！）
- (55) 吾賴仔今晡日怕愛來打佢囉！（《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2》）
 （我兒子今天恐怕要來打我囉！）

此外，情態詞「怕」也可與其他情態詞共現連用，產生情態堆疊情形。情態詞連用的情形在臺灣語言相當豐富，以臺灣華語爲例，有「應該能」、「恐怕會」、「不會不敢」等等：

- (56) 這次比賽應該能贏。
- (57) 今年恐怕會更冷。
- (58) 他不會不敢接受挑戰。

而臺灣客語情態詞連用的相關例句呈現如下：

- (59) 吾賴仔今晡日怕愛來打佢囉！（《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2》）
 （我兒子今天恐怕要來打我囉！）
- (60) 不出十年，湖口老街怕會變到歷史名詞……。（《客家雜誌第 117 期：客臺語專刊——湖口老街》）
 （不出十年，湖口老街恐怕會變成歷史名詞……。）
- (61) 講汝兜怕無愛信。（《客家雜誌第 205 期：胃散个回憶（海陸）》）
 （（我）講了你們大概不會相信。）
- (62) 這兩種鳥仔，怕無一定係「害鳥」。（《頭前溪个故事》）
 （這兩種鳥，大概不一定是「害鳥」。）

其中，例句(61)與(62)有否定詞「無」之出現。此否定領域並不包含「怕」，而是在情態詞「怕」之下的另一情態。在例(61)中，「無」否定的是情態詞「愛」，

而在(62)中則是否定情態詞「一定」。此外，以上例句中，情態詞「怕」皆位於另一情態詞之前，無論是表知識性情態之「會」（如例(60)）、「一定」（如例(62)），或是表動力性情態之「愛」（如例(59)與(61)）。¹⁵

以上為「怕」之情態用法討論。綜上所述，「怕」的動詞用法及情態用法在論元體現以及句法位置方面有相當不同的表現。首先，心理動詞「怕」所要求的兩個必要論元角色「經驗者」、「刺激物」，以例子(42)中的「人怕咒，鬼驚斷」為例，此二論元分別體現為句中之主語「人」與賓語「咒」，然而在(47)「佢个兩隻腳，怕有十公分長」中則體現為句子的說話者（隱匿不現）與命題「佢个兩隻腳有十公分長」。在句法方面，(42)的動詞「怕」支配句中整個動詞片語，而(47)句的「怕」則是位於更高層的句法位置。(42)句用法多半限制於諺語形式，而(47)句表達「恐怕」之揣測語意，則具有高度能產性。

此外，「怕」構式由原本單純指涉一人物、物體或事件，演變成指涉說話者的態度或看法，「怕」也從心理動詞變成情態詞，歷經了重新分析，並展現了語法化之現象。相對應之例句呈現如下。心理動詞「怕」在例(63)中表「害怕」，(64)中表「害怕且擔心」，而在(65)中表「擔心」：

(63) 人怕咒，鬼驚斷。（《客家雜誌第 170 期：東城檔案》）

（人怕（他人）詛咒，鬼怕（閻王）決斷。）

(64) 男驚投錯行，女怕嫁錯郎。（《客家諺語拾穗》）

（男人擔心入錯行，女人擔心嫁錯老公。）

(65) 毋怕啦，一下轉，你做你去啦！（《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7》）

（不用擔心啦，一下就回來了，你儘管去啦！）

由「害怕」發展到「擔心」，並非突然完成的。Heine et al. (1991: 70) 指出，表達具體人類經驗的語言形式可以是不連接的 (discrete) 或是連續性的 (continuous)。前者與心理層次上的概念遷移有關，涉及從人類概念化的一個領域向另外一個領域的遷移，因此屬於隱喻過程。而後者則是強調語用因素，一旦發生了適合的語境，在語用言談的運作之下，原本的用法因為語

15 情態詞的連用順序並非任意的。由於臺灣語言之情態詞眾多，情態詞連用情形之複雜度需更進一步調查，因此不在本文探討，未來將另文研究。

境的觸發逐漸轉化為另一個用法，中間有其過渡語境，此則屬於轉喻機制過程。Heine et al. (1991: 71-72) 將此稱為「語境誘發之重新解釋」(context-induced reinterpretation)，並包含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語意 A 在特定語境下可能被詮釋為另一種語意 B，由於 A 與 B 皆有可能被暗指 (implied)，歧義現象 (ambiguity) 因而產生。說話者可能指 A 而聽話者詮釋為 B，反之亦然。在第二階段，語意 B 與其相關形式在某個新語境中可相互兼容，然而語意 A 則被排除掉。到了第三階段，語意 B 已規範化 (或「約定俗成」, conventionalized)，語意 A 與語意 B 發展為異義同音 (homophones)。說話者的會話隱涵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在語用推論 (pragmatic inference) 之下產生由意義 A 到意義 B 的轉喻性演變，即 Heine et al. (1991: 74) 所提出的 $A \rightarrow A, B \rightarrow B$ 。從 A 發展至 B 的中間過渡階段 (A, B) 為交疊 (overlap) 現象，正是觸發語言結構上的歧義產生的因素。臺灣客語心理動詞「怕」由語意 A「害怕」發展至語意 B「擔心」，其發展過程中間經歷 A 與 B 共存的階段，如例(64)，其語意為歧義的，似乎可以為 A 解，亦可為 B 解。

而情態詞「怕」的相關例句如例(66)及(67)，在例(66)中表「擔心且揣測」，而在(67)中則單純表「揣測」之意：

(66) 吾賴仔今晡日怕愛來打佢囉！(《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2》)

(我兒子今天恐怕要來打我囉！)

(67) 佢个兩隻腳，怕有十公分長。(《頭前溪个故事》)

(他的兩隻腳，大概有十公分長。)

例(66)中的命題「吾賴仔愛來打佢囉」為說話者的假設命題，而非已發生事實，屬於未然事件 (irrealis)，此句表達說話者對未來事件的揣測，以及對於此未來事件發生與否感到擔心，因此詮釋為「恐怕」之情態意義。而在例(67)中，命題為「佢个兩隻腳有十公分長」，為說話者對於主語「佢个兩隻腳」使用情態詞「怕」在量度方面提出其看法：「有十公分長」，因此此例單純只有「揣測」義，而無「擔心」義，因此可詮釋為「大概」或「也許」之情態意義。

上述分析中動詞「怕」與情態詞「怕」之句法功能與語意表徵各有不同，因此兩者甚至可以出現在同一句子中，第一個「怕」為知識性情態詞，修飾後面的動詞組「不用怕」：

(68) 菇仔類啊……略略仔……菇俟怕毋怕啦……。(《國立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料庫：H030》)

(菇類啊……稍微的……菇類大概沒關係 / 不用擔心啦……。)

例句(68)可佐證表心理動詞的「怕」以及表情態詞的「怕」在臺灣客語中是可以共存的，並各自分工。¹⁶

綜言之，心理動詞「怕」的語意內涵展現為「害怕」→「害怕 且 / 或 擔心」→「擔心」；情態詞「怕」的語意內涵則是展現出「擔心 且 / 或 揣測」→「揣測」，來源形式由原來帶有兩個論元「經驗者」與「刺激物」的句式（如：學校个日本先生當嚴格喔，大家當怕先生）發展為表不確定性之陳述句式的目標形式（如：佢个兩隻腳，怕有十公分長）。因此臺灣客語「怕」之語法化歷程參見圖一。

在語法化運作之下，「怕」在句法及語意方面皆經歷改變。首先，在句法方面，心理動詞「怕」由動詞轉為情態詞，在動詞用法中，「怕」為句中的主要謂語，句中帶有兩個論元「經驗者」與「刺激物」，前者投射到句中主語位

16 此外，「怕」可出現在[怕斯怕（怕就怕）]構式中：

(69) 怕斯怕有人去告。

(怕就怕有人去告狀。 / 恐怕有人去告狀。)

臺灣客語中的[怕斯怕（怕就怕）]構式不但可詮釋為動詞義，也可詮釋為情態義。以 (69) 為例，「怕」可以是表「害怕 且 / 或 擔心」之動詞：「怕就怕有人去告狀」，也可以表知識性情態義：「恐怕有人去告狀」。而「怕」之重複性運用在語言中亦有其功能表徵。Givón (1990: 996) 即指出，語言中存在著表量的象似性 (iconic quantity)，表達形式越長，其所表達的概念信息量也越大。因此，說話者運用語言形式上的重複機制來表達其強調用法。另一方面，此語言形式的重複性對於聽話者而言也是對於信息重要性強度之暗示。因此，說話者藉由語言形式量的增加，運用象似性來表達其對於命題的態度，亦即語言主觀性。然而，臺灣華語[X 就 X]構式中的 X 為動詞所扮演，[V 就 V + S/PP]是很常見的構式，但情態詞即無法出現在此種構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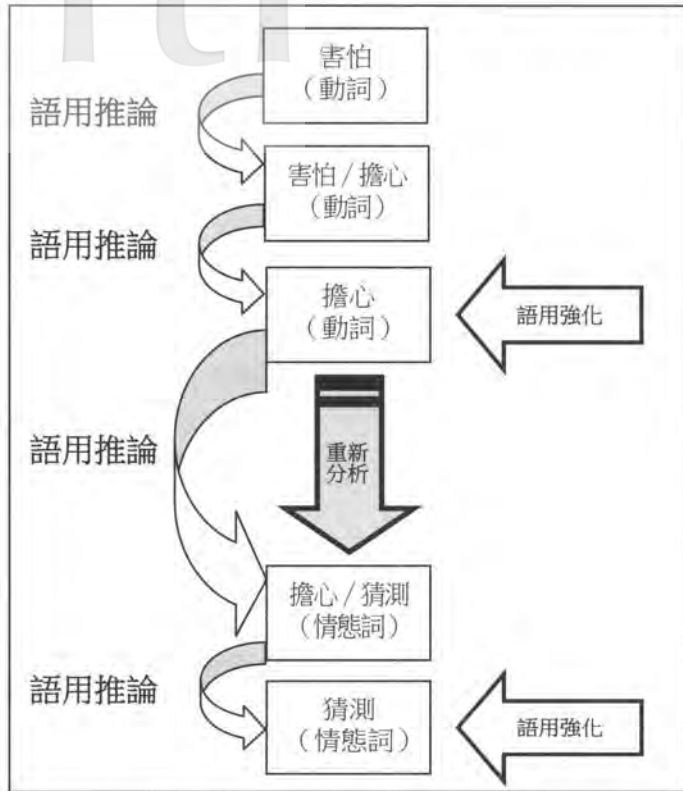
(70) 刻意假裝的言行並不可能長久，怕就怕心已淪落且盲目的跟從。

(71) 泰國 SPA 好就好在精油。

(72) 恐怕這件事有變數。

(73)*恐怕就恐怕這件事有變數。

由於篇幅限制，臺灣華語之[V 就 V]構式以及臺灣客語[X 斯 X]構式之分析將待未來另文進行探究。



圖一 臺灣客語「怕」之語法化歷程

置，後者投射到句中賓語位置。而在情態詞用法中，「經驗者」與「刺激物」則是投射在說話者與命題之位置。在句子當中說話者可隱而不顯，以「怕今晡日會落水哦！」為例，句中主語由時間詞「今晡日」（今天）擔任，而非說話者；經驗者在此句中沒有顯現；而句中的刺激物則為整個命題「今晡日會落水哦」。情態詞「怕」在句中位置也較自由，可出現於句首、主要子句主語之後、甚至是句末。從動詞發展到情態詞的過程中，歷經重新分析，原本的動詞因轉喻強化發展為一知識性情態詞。而在語意方面，「怕」在第一階段的語意為「害怕」，經由語用推論可得到第二階段的語意「害怕 且 / 或 擔心」。第二階段屬於過渡語境，附有歧義性，因此兩種語意詮釋皆可。第二階段的歧義語意再經由語用推論，可得到第三階段的語意「擔心」。此時由於語用強化，歧義性消失，因此第三階段之語意「擔心」獲得其獨立性。在語言使用

下，第三階段的語意仍然經由語用推論得到第四階段的語意「擔心 且 / 或 猜測」，此階段具有歧義性，可詮釋為兩種語意。最後，第四階段也經由語用推論，得到第五階段的語意「猜測」，並同時因語用強化導致歧義性消失，並獲得「猜測」語意之獨立性。

(二) 臺灣客語「驚怕」、「敢怕」之共性與差異

除了語法化現象外，詞彙化之運作也在語料中展現。「怕」除了可與心理動詞「驚」詞彙化成情態詞「驚怕」，亦可與揣測詞「敢」詞彙化成情態詞「敢怕」，此二詞彙化詞彙皆表達出說話者對命題內容之主觀不確定性。換句話說，表情態除可透過論元角度：經驗者投射到說話者、刺激物投射到命題內容之外，亦可藉由詞彙化機制來表達出情態概念。首先我們先介紹「驚怕」。

「驚」與「怕」有著近義關係 (synonymy)，並具有心理動詞及情態詞用法。「驚怕」由原本表「害怕、擔心」的近義複合動詞 (synonymous compound verb) 詞彙化成複純詞 (simplex) 「驚怕」，一樣可單純表達害怕之語意，如(74)，也可表達「害怕且擔心」，如(75)，以及表「擔心」之意，如(76)。此外，經由語法化機制，「驚怕」發展成表「恐怕、大概」之意的情態詞用法，在句中命題為未來性事件時，可表達「擔心且揣測」之意，如(77)，以及單純表「揣測」，如(78)。

(74) 現下大王將五千方里个土地及一百萬的兵權都交分昭奚恤掌管，所以北片人就驚昭奚恤啊，其實還係驚怕大王个兵，敢毋係就像野獸驚老虎同樣。(《臺灣桃園客家方言》)

(現在大王將五千方里的土地及一百萬的兵權都交給昭奚恤掌管，所以北邊的人就怕昭奚恤啊，其實還是怕大王的兵，可不就是像野獸怕老虎一樣。)

(75) 阿八呢盡賢孝，驚怕阿姆愁，毋敢講正經。(《臺灣桃園客家方言》)
(阿八非常孝順，擔心媽媽憂愁，不敢講實話。)

(76) 現代人个煩惱，已經毋係驚怕營養不良……。(《客家雜誌第 66 期：素食》)

(現代人的煩惱，已經不是擔心營養不良……。)

(77) 佢看你，氣色不對，……，驚怕不久人世囉。(《客家雜誌第 170 期：

東城檔案》)

(我看你，氣色不對，……，恐怕 / 大概不久人世囉。)

- (78) 佢講摺鍾老有約，不過今晡日鍾老到臺北參加公共電視「作家身影」
個發表會，驚怕有事情還冇轉來。(《客家雜誌第 119 期：客臺語
專刊——臺灣文學一千萬字(中)》)

(他說和鍾老有約，不過今天鍾老到臺北參加公共電視「作家身影」
的發表會，大概有事情還沒回來。)

情態詞「驚怕」傳達出語境中的讓步 (concessive) 語氣，並顯現出知識性情態及主觀性特徵。因此可看出，「驚怕」由原本的近義複合動詞詞彙化成表「恐怕、大概」之意之情態詞用法，其發展過程則與「怕」相同，皆從動詞發展為情態詞，其中動詞語意內涵展現為「害怕」→「害怕且 / 或擔心」→「擔心」；情態詞的語意內涵則是展現出「擔心且 / 或揣測」→「揣測」。「驚怕」一例不但展現出語法化現象，同時也呈現出詞彙化現象。

另一個例子則是「敢怕」。根據連金發 (2011) 針對閩南語「敢」字探索，¹⁷「敢」主要可分為情態詞、揣測詞、反詰詞以及問句助詞。在客語中「敢」也有多重功能：

a. 情態詞：

- (79) 厥舖娘動啊著就講愛自殺，連厥爸厥姆就毋敢管教，正經係「敢死，
閻羅王都驚」。(《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他老婆動不動就說要自殺，連他爸他媽都不敢管教，真的是「敢死，
閻羅王都怕」。)

b. 揣測詞：

- (80) 阿姊該當像係唉～該敢係唐僧個弟子～豬八戒啊！(《客家雜誌第
217 期：桃園市慈文國小掌中劇，西遊記外傳——看花燈》)

(姊姊那樣非常像是啊～那大概是唐僧的弟子～豬八戒啊！(喻「裡
外不是人」))

c. 反詰詞：

17 本文僅將重點放在「敢」之揣測用法。「敢」字其他功能，可參閱連金發 (2011)。

(81) 閒事莫搭恁多哪，大眾个事敢有爭差你一儕？莫去哪！（《客家雜誌第136期：拜問義民爺》）

（閒事不要理會那麼多哪，大眾的事難道有差你一個人？不要去哪！）

d. 問句助詞：

(82) 甲：客家人做好事，愛「講四句」，你曉得麼？（《客家雜誌第169期：客臺語專刊——客語相聲》）

（客家人做好事，要「講四句」，你曉得嗎？）

乙：識聽毋識講，你敢會講？

（曾聽過不曾講過，你會講嗎？）

在語法化過程中，動詞發展為副詞是相當自然的，而臺灣客語「怕」與「敢」皆有動詞用法，因此我們認為「怕」與「敢」是各自語法化為表揣測之情態用法。¹⁸ 因此，同表知識性情態的揣測情態詞「敢」與揣測情態詞「怕」即有著近義關係，兩者在結合後，共同塑造出知識性情態語意，形成的詞彙化詞彙「敢怕」表達出語境中的讓步語氣以及顯現出知識性情態及主觀性特徵，因此帶有表「恐怕」或「大概」之揣測意是非常自然的，如表達「擔心且揣測」之例(83)以及單純表「揣測」之例(84)。

(83) 敢怕會落大水哦！（《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字音典》）

（恐怕會下大雨哦！）

(84) 敢怕係該擺你來看佢个時節，分佢看著。（《客家雜誌第193期：二哥
佢想念你》）

（大概是那次你來看我的時候，被他看到。）

當表情態用法時，「驚怕」與「敢怕」是近義詞。然而，相較於「敢怕」的語言角色只有情態詞用法，並無動詞用法，「驚怕」的發展過程則與「怕」相同，皆具有動詞用法與情態詞用法。

18 然而，與「驚怕」不同的是，臺灣客語「怕」與「敢」雖皆有動詞用法，但無「敢怕」擔任心理動詞之複純詞用法。由於篇幅限制，「敢」字由動詞發展至情態詞的語法化現象不納入本文探討。

「驚怕」與「敢怕」擔任情態詞時，也可與其他情態詞共現，如(85)及(86)。與情態詞「怕」相同的是，在同一句子中，情態詞「驚怕」與「敢怕」出現的位置是在其他情態詞之前，如下列所示：

(85) 驚怕下次擺呀，厥孫哪，……，就會無好食喲！（《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7》）

（恐怕下次啊，他的孫子啊，……，就會沒有好吃的喲！）

(86) 敢怕會落大水哦！（《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字音典》）

（恐怕會下大雨哦！）

臺灣客語「驚怕」與「敢怕」詞彙化與 / 或語法化路徑可統整如下：



圖二 「驚怕」之詞彙化與語法化路徑



圖三 「敢怕」之詞彙化路徑

由圖二可得知，「驚怕」表認知情態用法之新形式出現後，舊的形式心理動詞用法並無消失，而是呈現新舊形式並存的現象，正符合 Hopper (1991) 語法化的五條經驗法則之一：滯留。同時兼具動詞及情態詞兩種功能相異之用法的「驚怕」，也展現出另一經驗法則：分化之機制。¹⁹表情態用法之情態

19 本文一位審查人提醒，新舊形式並存的現象除了可指表認知情態用法的揣測情態「驚怕」（新）與心理動詞「驚怕」（舊）的相互關係外，也可以指複合形式心理動詞（新）以及

詞「驚怕」，由於是由動詞實詞虛化而來，因此具有降類之特質，這些特質再次佐證 Brinton and Traugott (2005) 提出之觀點：語法化與詞彙化兩者並非逆向鏡像關係。在語言演化過程中，他們可以是對立關係，也可以呈現出相繼發展的模式。在詞彙化過程中，常常伴隨著語法化。「驚怕」與「怕」皆經歷語法化，兩者語言表現符合 Himmelmann (2004) 將語法化視為擴展現象，在句法、語意或語用等環境變化下，語法化因而產生運作，亦如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 所主張，語法化背後之重要推手為語用推論。

圖三顯示情態複合詞「敢怕」之詞彙化現象。與「驚怕」不同的是，心理動詞「驚」與「怕」是先詞彙化成同為心理動詞的複純詞「驚怕」，此複純詞再進一步語法化為情態副詞；而心理動詞「敢」與「怕」則是先各自語法化為揣測情態副詞，然後再詞彙化成同為揣測情態副詞的複純詞「敢怕」。

五、結 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客語「怕」字之語法功能以及語意表徵，主要分析語法化、主觀化及情態功能等議題在「怕」構式的展現，並藉由語料庫採用共時 (synchronic) 分析方式針對臺灣客語心理動詞「怕」之情態延伸現象進行探討，將關注焦點著重在情態探究上，並根據 Heine et al. (1991) 以及 Brinton and Traugott (2005) 所提出之語法化與詞彙化理論，指出臺灣客語心理動詞「怕」在語用推論下導引出轉喻強化現象，透過「語境誘發之重新解釋」形成了歧義現象，並經由重新分析，發展成情態詞「怕」之用法。臺灣客語「怕」之語意及語法表現相當豐富，擔任心理動詞與情態詞之「怕」在論元體現方面以及語意表達方面各有不同。心理動詞「怕」所要求的兩個必要論元角色「經驗者」、「刺激物」，在句子中分別體現為主語與賓語；而情態詞「怕」所需之兩個論元體現為句子的說話者（隱匿不現）與命題。在句法方面，動詞「怕」支配句中整個動詞片語，情態詞「怕」在句中位置則較自由，可出現於句首、主要子句主語之後、甚至是句末。動詞「怕」用法多半限制於諺語形式，而情態詞「怕」則用以表達「恐怕、大概」語意之「怕」

單音節心理動詞「驚」和「怕」(舊)的相互關係。在此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構式，則具有高度能產性。在語法化運作之下，心理動詞「怕」之句法改變由動詞轉為情態詞，語意內涵之轉變則為「害怕」→「害怕 且 / 或 擔心」→「擔心」→「擔心 且 / 或 揣測」→「揣測」。此外，藉由「驚怕」、「敢怕」二例佐證「怕」展現語法化與詞彙化互動現象。

本文主要研究對象為臺灣客語「怕」，然而，「驚」與「怕」之互動性很高，由「驚怕」一詞可略見一二。關於「驚」與「怕」之比較分析我們未來將另文探討，另有幾點值得繼續探究的現象敘述如下。首先，臺灣客語「怕」和「驚」在許多例句中可互文見義：

- (87) 佢去新竹營盤，縣堂愛打開東門城迎接，並鳴鼓三通。城內官員，全部怕佢。(《客家雜誌第 171 期：東城檔案——二、春夢》)
 (他去新竹營盤，縣長要打開東門城迎接，並鳴鼓三通。城內官員，全部怕他。)
- (88) 人怕咒，鬼驚斷。(《客家雜誌第 170 期：東城檔案》)
 (人怕(他人)詛咒，鬼怕(閻王)決斷。)

例句(87)與(88)中的「怕」和「驚」皆表達「害怕」之意(不可詮釋為「擔心」)，為及物動詞用法，帶有兩個論元，一為經驗者主語，一為刺激物賓語。然而，除了相同處之外，亦可觀察到「怕」和「驚」的相異之處。搜尋客語語料庫現有之語料，共有 169 筆「怕」之語料。其中，否定祈使句「毋怕」佔了 67 筆。「怕」在「毋怕」句式中雖然為「害怕、擔心」之心理動詞語意，但否定祈使句「毋怕」整體的語意內涵又帶有表「不用 / 不必害怕、不用 / 不必擔心」之語意，因此這 67 筆我們不納入心理動詞之筆數。169 筆扣除這 67 筆為 102 筆，其中表害怕、擔心的動詞共有 34 筆，語料多為俚語用法；而表情態詞的語料則有 68 筆，是心理動詞的兩倍。

詞彙化詞彙「驚怕」總共有 36 筆，與「怕」相反的是，「驚怕」動詞用法(26 筆)是情態用法(10 筆)的兩倍多。而「敢怕」則有 11 筆，皆為情態詞用法。最後，心理動詞「驚」表害怕、擔心之動詞義有 376 筆，是心理動詞「怕」的 11 倍，證明在客語中主要表達害怕擔心義之心理動詞是由「驚」擔任。「驚」、「怕」、「驚怕」、「敢怕」一起比較之後，可得到以下之表格：

表三 臺灣客語「驚」、「怕」、「驚怕」、「敢怕」語料

語意表徵	語料	筆數
A. 心理動詞 (表害怕、擔心)	驚	376
	怕	34
	驚怕	26
B. 情態詞 (表恐怕、大概)	怕	68
	驚怕	10
	敢怕	11
語料筆數		525
註：由於「怕」在「毋怕」構式中為語意表「害怕/擔心」之心理動詞用法，但「毋怕」構式整體又帶有「不用/不必」之情態義，用法與A類心理動詞帶有兩個論元「經驗者」與「刺激物」相當不同，因此在本研究中「毋怕」筆數不納入A類心理動詞之筆數。		

依據心理動詞「怕」之語法化歷程，我們也試圖比較「怕」與相關詞彙之語意改變表現，請見表四：

表四 臺灣客語「怕」與相關詞彙之語意改變

	害怕 (動詞)	害怕/擔心 (動詞)	擔心 (動詞)	擔心/揣測 (情態詞)	揣測 (情態詞)
怕	✓	✓	✓	✓	✓
驚	✓	✓	✓		
驚怕	✓	✓	✓	✓	✓
敢怕				✓	✓

語料顯示，在臺灣客語「驚」扮演主要表達害怕擔心義之心理動詞的情況下，臺灣客語「怕」之用法幾乎落在情態用法之上，而「怕」表達心理動詞語意內涵之用法，則多半在俚語中可觀察到。否定祈使構式用法「毋怕」中的「怕」詞彙語意為「害怕、擔心」，但整體卻帶有情態意義。而同時經歷語法化與詞彙化之「驚怕」，在語言表現方面與「怕」極為相似，多數用法落在情態義上，少數則落在心理動詞用法。相較之下，「敢怕」則只有情態詞用法。換言之，「驚怕」與「敢怕」二詞皆展現情態用法，儘管特徵不盡全然相同，前者經歷語法化與詞彙化，後者則經歷詞彙化之運作。

在語法化的不同層級中，其語意分別由相同或不同之詞彙所佔據。臺灣客語中，在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的心理動詞用法中，由「驚」佔主要優勢，也可觀察到「驚怕」，而「怕」幾乎只出現於諺語語境或否定祈使用法；而在第四階段與第五階段的情態詞用法，則由「怕」、「驚怕」及「敢怕」為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怕」在客語各個階段皆有顯現，但主要集中在情態用法，雖亦有動詞用法，但如上所述，只出現在諺語語境或否定祈使「毋怕」之用法，一般心理動詞用法則為「驚」佔據優勢地位。其次，詞彙化之「驚怕」在這五個階段也皆有顯現，並由複合詞之動詞用法發展為複純詞之情態用法，而詞彙化之「敢怕」只有複純詞之情態用法。這些議題均待未來另文探討。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 連金發 2004 〈閩南戲文荔鏡記感受動詞及其句式的探索〉，《第五屆臺灣語文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31-450。
- 連金發 2011 〈閩南語「敢」的探索：兼論功能範疇的階層性〉，《中國語言學集刊》4.2: 271-283。
- 陸儉明 1993 《陸儉明白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 陶紅印 1999 〈試論語體分類的語法學意義〉，《當代語言學》1.3(1999.3): 15-24。
- 張伯江 2009 《從施受關係到句式語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張敏 2008 〈「怕」的歷時演變〉，《文教資料》2008.11: 50-51。
- 張羣、連金發 2011 〈閩南語感受動詞「驚」*kiann1* 及其句式探索：詞彙屬性、構式與階層結構〉，《語言多樣性：曹逢甫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文鶴出版公司，頁 161-173。
- 曹逢甫 1993 《臺灣話動詞研究》，國科會研究計畫報告 NSC 81-0301-H-007-508，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
- 湯廷池 2000 〈漢語的情態副詞：語意內涵與句法功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1(2000.3): 199-219。
- 湯廷池 2002 〈漢語複合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語言暨語言學》3.3(2002.7): 615-644。
- 湯廷池、湯志真 1997 〈華語情態詞序論〉，《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177-197。
- 董秀芳 2011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
- 鄭綦 2003 〈從方言比較看情態詞的歷史演變〉，《臺灣語文研究》1.1(2003.1): 109-145。
- 謝佳玲 2006 〈漢語情態詞的語意界定：語料庫為本的研究〉，《中國語文研究》

21(2006.1): 45-63。

羅兆錦 1988 《客語語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Brinton, Laure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ybee, Joan, William Pagliuca, and Revere Perkins. 1991. "Back to the Future." In Elizabeth C. Traugott and Bernd Hein,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2. Focus on Types of Grammatical Marker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7-58.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ng, Li-li(張麗麗), Keh-jiann Chen(陳克健), and Chu-ren Huang(黃居仁). 2000. "Alternation Across Semantics Field: A Study of Mandarin Verbs of Emo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5.1: 61-80.

Croft, William, and D. A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 Haan, Ferdinand. 2006. "Typological Approaches to Modality." In William Frawley, ed., *The Expression of Modalit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27-69.

Enfield, Nicholas J. 2003. *Linguistic Epidemiology: Semantics and Grammar of Language Contact in Mainland Southern Asia*.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Evans, Nicholas, and David Wilkins. 2000. "In the Mind's Ear: The Semantic Extensions of Perception Verb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Language* 76: 546-592.

Evans, Vyvyan, and Melanie Green.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Givón, Talmy. 1990.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aspelmath, Martin. 2004. "On Directionality in Language Chang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rammaticalization." In O. Fischer, M. Norde and H. Peridon, eds., *Up and Down the Cline: The Nature of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7-44.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immelmann, Nikolaus P. 2004.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pposite or Orthogonal?" In Walter Bisang, Nikolaus Himmelmann and Bjorn Wiemer, eds., *What Makes Grammaticalization: A Look from Its Fringes and Its Components*.

-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19-40.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Elizabeth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pp. 17-35.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hu-ren(黃居仁), Kathleen Ahrens(安可思), Li-li Chang(張麗麗), Keh-jiann Chen(陳克健), Mei-chun Liu(劉美君), and Mei-chih Tsai(蔡美智). 2000. "The 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 From Semantics to Argument Structur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5.1: 19-46.
- Huang, Han-chun(黃漢君). 2012. "Psych Predicates and Causation in Hakka: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Chinese Studies* 30.1: 309-340.
- Hoye, Leo. 1997. *Adverbs and Modality in English*. New York: Longman.
- Jackendoff, Ray. 1990. *Semantic Structures*. Cambridge: MIT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90.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ehmann, Christian. 1995.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Munich: LINCOM Europa (revised edn. of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 Programmatic Sketch*. Arbeiten des Kölner Universalienprojekts, University of Cologne, 48, 1982).
- Lin, Jia-yi(林佳儀). 2007. "UG or L1 Transfer?: L2 Acquisition of English Psych and Dative Verbs." M.A. dis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Tabor, Whitney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1998. "Structural Scope Expans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Anna Giacalone Ramat and Paul J. Hopper, eds., *The Limit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29-272.
- Taylor, John R. 2002.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4: 31-55.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D. Stein and S.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1-54.
- Traugott, Elizabeth C. 2005. "Construction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Brian D. Joseph

- and Richard D.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pp. 624-647.
- Traugott, Elizabeth C. 2010. "Grammaticalization." In Silvia Luraghi and Vit Bubenik, eds., *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pp. 271-285.
- Traugott, Elizabeth C. 2011. "Pragma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In Keith Allan and Kasia Jaszczolt,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49-565.
- Ungerer, Friedrich, and Hans-Jorg Schmid.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 Yeh, Chiou-shing(葉秋杏), and Huei-ling Lai(賴惠玲). 2011. "Log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Possibility and Negation: Cases from Taiwanese Hakk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5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Singapo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11.12.16-18.

Modal Development of *pa3* in Taiwanese Hakka: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Yeh Chiou-shing and Lai Huei-ling*

Abstract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al meaning '(it's) possible that...' from the psych verb meaning of *pa3* 怕 'to fear, to be afraid of' in Taiwanese Hakka.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distributions and collocational patterns of *pa3* constructions are examined based on its actual usage drawn from Hakka Corpus.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es are demonstrated to show its development from a psych verb meaning into an epistemic modal meaning denoting the uncertainty of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stance. The lexicalized forms *giang1pa3* and *gam3pa3* are also analyzed as to code the speaker's belief or attitude towards a proposition. Metonymic strengthening is the key motivator behind such a development. Its use in a communication context triggers context-induced reinterpretation, giving rise to ambiguity. Pragmatic inferences are in turn conventionalized, leading to autonomous semantics.

Keywords: epistemic modals, psych verbs,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fication, pragmatic inference, Taiwanese Hakka

* Yeh Chiou-shing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ai Huei-li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